

# 生活如歌

孙胜龙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孙胜龙，男，1955年生人。1990年获吉林大学矿床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任东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生态环境、危险废物处理、水源规划等方面的专家。已发表科技论文五十多篇，出版专著十几部。

# 生活如歌

孙胜龙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如歌 / 孙胜龙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206-10687-3

I. ①生…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6961号

## 生活如歌

著 者: 孙胜龙

责任编辑: 赵洪涛

封面设计: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吉林省赛德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3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0687-3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0.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为了那些逝去的时光、人、故事，还有未来……



#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小的时候 .....	4
第二章 中学时代 .....	11
第三章 高中生活 .....	18
第四章 回家务农 .....	28
第五章 小学代班 .....	44
第六章 中学教师 .....	48
第七章 复习考学 .....	57
第八章 大学路上 .....	64
第九章 初入大学 .....	73
第十章 大学学习 .....	80
第十一章 老乡相识 .....	88
第十二章 论文比赛 .....	95
第十三章 年级实习 .....	104
第十四章 大三生活 .....	118
第十五章 初次考研 .....	133
第十六章 毕业分配 .....	143
第十七章 大学任教 .....	151
第十八章 考硕考博 .....	160
第十九章 寻求转向 .....	166
第二十章 环科印象 .....	174
第二十一章 “礼”面不同 .....	179
第二十二章 导员工作 .....	182

第二十三章	科普著作 .....	189
第二十四章	参观校园 .....	195
第二十五章	学生谈话 .....	201
第二十六章	思念父亲 .....	209
第二十七章	批改试卷 .....	213
第二十八章	学生答辩 .....	217
第二十九章	毕业晚会 .....	224
第三十章	恭贺新春 .....	244
第三十一章	一堂示范课 .....	258
第三十二章	科学研究 .....	270
第三十三章	主持会议 .....	282
第三十四章	妈妈去世 .....	288
第三十五章	居室格局 .....	297
第三十六章	开办公司 .....	304
第三十七章	我的汽车 .....	314
第三十八章	会议评审 .....	321
第三十九章	被请吃饭 .....	330
第四十章	分内外事 .....	334
第四十一章	欧洲旅游 .....	344
第四十二章	韩国印象 .....	355
第四十三章	同学聚会 .....	360
第四十四章	学生礼物 .....	367
第四十五章	值得庆幸 .....	373
姑且结尾	.....	378

# 引子

## 一

小时候在生产队里，大人们干活儿累了，他们凑在一起唱他们的儿歌：“天上的太阳真正好，可惜被云彩遮住了；天上的云彩真正好，可惜被大风刮跑了；天上的大风真正好，可惜被土墙挡住了；地上的土墙真正好，可惜被老鼠钻破了，地上的老鼠真正好……”队长说要干活儿，别唱了，这儿歌就不再继续唱下去。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他们的儿歌，如果再向下唱，那会怎么样呢？后来我去青岛开了一个科研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我顺便回了老家，特意问了当年在队里干活儿的我远房的一个大爷，我说大爷如果继续向下唱，应该怎么向下接？没等他说我便高兴地说，是不是应该说：“地上的老鼠真正好，可惜被猫吃掉了。”他说那不过是大家累了为解乏的小曲儿，哪还能有什么真正意义，你还当真？这使我有些脸红。不过我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说：“我那猫真正好，可惜被人吃光了……”我怀着很大的成功的样子，不料大爷说：“尽胡说，谁还有吃猫的？老辈子人说，吃猫是要见鬼的。”这可吓了我一跳。我说为什么？大爷讲不为什么，大家都这样说。话虽是如此说，但在内心我会说在我所居住的城市，现在烤猫肉吃那是相当时尚的事情，也不知他们见没见到鬼？再后来我看了一段视频：一只肥肥的狸花猫，竟然与几只耗子和平共处，更有大胆的小耗子吃着母猫的奶，而且有时那大一些的耗子还把老猫追得到处跑。所以后来我也信了大爷的话，的确不能事事当真。当然按照现在的观点，猫不吃老鼠是与环境有关的。

## 二

也是小的时候，大人们认为孩子的聪明与其父母有关，常常会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后来有时间了我在想，龙不是没有的吗，那不过是中国人想象的一种图腾，既然没有那怎么还能生龙？按现在科学考察果真是有恐龙的，但那也不是中国人心中的龙。即使把它们当作中国的龙，按其存在状态可进一步分为空中飞的、水中游的和陆地上爬的；论体型特征有大的也有小的，差别万千，不论如何现在也已灭绝了。凤则是有的，就是经演化成现在的鸡，但我们又有“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可能两者还是有差别的。至于老鼠那是现实生活到处都有的，我也考证过，的确老鼠会打洞，但要在生下来的一段时间有了能力才开始打洞，而不是生下来就可以为的事情。龙、凤、老鼠三者是什么关系，生肖十二属相，为什么把它们联在一起呢？为什么不说猪生猪，羊生羊，狗子生来会狂吠，猴子生来会挠人等等，我要是再问我大爷，那他肯定还会说，你怎么什么事都当真？即使后来我遇到过他，也没有好意思再问他这样的问题。好在一次我去听了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场科研报告会。报告中有过关于物种的演化，基因的遗传，也谈到了场的作用。说宇宙万物在形成过程中都有场的作用，电有电场，磁有磁场，生物也有生物场，比如月亮就会引起每天的潮汐运动，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重力场作用，这我深信。他接着说父精母血在化合成生命之初，就受了场的影响，由于场的作用不同，结果虽一母生九子，但各子都不同。这种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但后来在一份杂志上说，猴子与人的基因有 98.5% 是相同的，但就是那样的一点点，使我们与它们有了很大区别。就仅此一点就有如此大的差别，这一点到底差在什么地方，难道仅仅是 DNA 差异，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我又在苦苦思索。

## 三

还是小的时候，村里有杀猪的，看那猪被五花绑了，撕心裂肺地叫。小孩们愿意看热闹，便被吸引了过来。被吸引过来的还有村里的猫、狗，它们并不是看热闹。狗跑过来是为了一块骨头，但猫跑过来干啥，猫是爱吃鱼的，现场又没有鱼可吃。可后来才知道，猫由于生在内陆，没有了鱼。杀了猪后有猪膀胱，大人就逗弄猫，将猪膀胱用力吹，结果就膨胀得

很大，用线扎了口后就扔到了猫的跟前，猫就给叼跑了，以为这一下可得到了大实惠。其他的猫也就一同跟着跑着争着夺着。由于争抢，不一会儿便听得“砰”的一声，那猪膀胱被咬碎了，猫被吓一大跳。结果很大的一个气泡猪膀胱，瞬间就不见了，猫也不再争了，觉得很气馁，便又回头远离杀猪场“喵喵”地叫着、等着。

为什么是杀猪？而为什么不是杀牛杀驴？那时的人们说，杀牛杀驴是有罪的。意思是说牛驴它们为人终生干活儿，怎么还能杀它们。人们说“推完磨杀驴吃”是讽刺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可是在城里有专门卖牛肉的专卖店，也有专门的驴肉饺子铺，那他们就不觉得有罪恶感吗？究竟罪恶感是有区域性还是所有人类都一样的呢？我也琢磨不透。还有是不是给人干活儿的就不受屠杀，比如说鸡不也在整天打鸣下蛋，狗也在看家护院，可是人们还不是照样在屠杀它们吗？城里的狗肉店开得那叫一个红火。我家大爷听了我的这些想法，定然会说我有异样了。

#### 四

正是这些小时候所听所看的事情，现在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按照我自己现有的知识，有些事情我能够想清楚，有些东西则想不清楚，而且有时越想越糊涂，越糊涂还越想，结果想得脑袋生疼。现在除了想小时候的事情，也还想以前的事情，想了二三十年前的事，又想前十年、前五年或前三年的事情，就像处于一恶性循环的怪圈中。结果都影响了自己的睡眠与吃饭，也影响了身体。有天梦说，这是人处于某一阶段的结果，甚至有时闲得慌也有这样的表现。梦的结论是“饥寒没有闲心事，疲劳没有失眠时”。梦说得很对。小时候吃穿都愁哪有闲心去想这些闲事。但现在毕竟不同了，所以还是总爱想过去想以前的事情。想想过去发生的事情，有时就像梦一样真，现实有时也像梦魇那样荒唐。有时都不知是梦里还是现实。所以现在不论遇到多悲多喜的事情，我都会这样处理：喜事是现实，遇到悲事就作为一场梦来处理。如果是梦里的东西，自然就更不会当真，这样自己就会好些。处理是可以这样处理，但我这想以前的事情的神经却不能停下来。为了使自己头脑有一些安静，也像电脑储存器那样，把脑子里想的事情暂时移存放在电脑里、或打在纸质材料上，我发现这样做就可以使自己的头脑稍微好受些。因此为了自己的健康，不使脑子过于受罪，我将所想录于下面。

## 第一章 小的时候

“你在笑什么？”

我不语。今天是头一次下大雪，半夜时分上厕所我曾向外看了看。呀，白茫茫一片，天气预报果然是厉害，预测得真准，说是半夜有雪，就真的下了起来。按以往的习惯，六点钟是要起来进行锻炼的。今天是下雪天，自然给自己放了假，还可躺下来再小息一番。但不知怎地就想到了人的出生一事。上帝造出夏娃与亚当的神话是西方人用以解释人的出生。我们中国人也用一种故事来解释人的出生。

我出生之前两千年有孙臆，据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军事家，《孙子兵法》有人说是他而做，后来的考古也证明确有其事；我出生前的五百年是孙悟空，这大家都知道了，那不过是一个传说。我出生后的三年里是大跃进年代；再五年便是天灾人祸的年代，我们那里死了不少人，还好我还活着；再过十年，便是“文化大革命”了，我经历了，问现代学生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文化大革命”把我出生地的“孔孟之道”都摧毁了。再后来便是上高中、回乡务农与上大学，其中也夹杂着许多改革开放的事情。

我确实可记起两岁的事情，再向前我真的记不得了。那是在我两岁的时候，我问我的母亲，我是从哪里来的。母亲先做震惊状，接着她很平和地告诉我，你是你爹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沟里用镐头刨出来了，同时也告诉我的其他兄弟姊妹是来自什么什么时间，什么什么地点。我点头，深信不移，以后再也没有问过类似的问题。现在想来真是觉得好笑。

我之所以说是两岁记得事是有根据的。当我三岁的时候，我们当地正搞大跃进。当时我家的房子被倒了出来用作人民公社的粮仓的，我们全家七口被逼与一个老太太同居一个屋。当时那个老太太居住着五间草房，我

们的到来，每户各两间半。正间的一间是两家用作做饭的地方，即一进门的两边各建造着一口农村的大锅，如果两人同时坐下来烧锅煮饭那是坐不下的，每次做饭只好按先后顺序进行。老太太年纪很大，在我看来，已是七八十岁了，这肯定有出入，一个小孩眼中的老年人，肯定与她的实际年龄是有出入的。但把她看成太老的老年人除了因为她的衣服褴褛和满头白发，背还好像有些驼以外，还因为她有一次做饭，她是先做好了已经离开，我们家是后做。早起没有穿衣服我就跑到妈妈身旁蹲着，因为妈妈当时正在烧锅煮饭。老太太掀锅了，那时她锅里烧水是用一个陶土做成的罐子，老太太哆嗦着将烧水的罐子端了出来，她不是按逆时针直接将罐子端进她的屋内，结果是在我的头顶划过。不知是罐子太烫还是人老得一塌糊涂，便将那一罐子的热水全然洒在了我的身上，导致我身上大面积的烧伤，结果使我现在还留有印记。老太太是否不希望我们的到来，我是不知道的事情，当时为什么不把她迁出来将其房子做仓库，反而是我们一大家子人迁了出来将我们的房子做了仓库，我也是不明白的。后来我也没问过大人。

我们家的房子也是很不错的。大跃进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也是五间草房——用当地麦秸秆苫就的房子，当然这也是一种就地取材的事情，在海边一般用海草苫房子——在农村除非条件很好的家庭才可以住上瓦房。我家房子的后边两棵高大的白杨树，已高高地将房顶踩在了脚下，房子西边是一排刺槐，刺槐树刺很多，顽童难以靠近攀爬，树长得很快，很高，夏天上面的知了也很多；房子东南角是一大棵桃树，小桃树最终长成均匀的三个大叉，占了大半个院子，枝叶也有分寸伸出了墙外，那墙外已不属于我家地盘。枝叶伸出多了，那墙外种地的人抗议说树影响了他们家的收成。每每暴雨之后，邻近家的孩童总是早我一步，将那暴风狂雨摧残下的桃子早早捡起，在夏季的夜里你有时也总能听到“咚”的一声，那是邻家的“馋嘴猫”趁我们睡得早，来偷桃了。这时母亲总是装作咳嗽一声，如果还不能奏效的话，便大声说“老天在看你呢”，接着就会听到那脚步声消失在夜里。

房子的正面是一道石墙，大概有两三米高，石料是父亲上山收工时路上捡到的，大大小小，垒起来的墙也很像那么回事，石缝用水泥抹将起来，然后沿着水泥缝用墨汁勾勒起来，远远看上去也像一副好的书法作品了。父亲的手工与正规的泥瓦匠相比一点儿也不逊色。院墙墙门的正中不是正对着房子正门，因为在外墙的更远处是我家用水的水井。在农村房门是不能正对着水井，那样会冲了井神。你想人与神冲突，那会是怎么一回

事，农村人深谙此理。

每当春天树枝发芽或小草吐青的时候，也是我们挖野菜或割羊草的时候了。邻近家的男女小孩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男孩子主要是割羊草，而女孩则多是挖野菜。羊肠小道上说笑着，或是去了西河岭、或是去了北泊洼。地里总是有着挖不完的野菜：老母猪沫子、荠荠菜、婆婆丁、略和跟、铁叶子……沟河边也总是有着割不完的青草，割了一茬又一茬，似乎与我们进行着比赛。

夏天我们几个孩子凑在一起打“土土姥”。那是农村的一种男儿童游戏：是将一块石头立在一处，然后几个人站在离石头五米或是更远一些的同方向，用手中的石头将其击倒。如果你击不倒，只好背其他小伙伴转上一圈。被背着的人学着赶马夫的嘚嘚地叫着，以庆自己的胜利。有时也打“桃仁”，在地上划一四方块，将桃仁放入其中，然后几个人站在远处一定距离内，用玻璃球将其弹出。这种方法后来发展成用薄片或是铁片将其击出，看谁赢的桃仁更多。

秋天则是用自编的尼龙网在田间捉黄鹂、老闷子或是花洛木等鸟类。一旦发现有鸟，便将网放在地的一边，然后在另一边学着鸟的叫声，将鸟向网那边驱赶。有的鸟是很精的，它就是不动，等你靠近时，它便飞走了，这往往使人有些气恼。田地里的鸟逮不着，便回到了村里，拿了梯子，将它们绑着连起来，上房顶去扣老家雀的蛋和小鸟。小的家雀身体无毛，眼都没有睁开，挺大的一个透明肚子，两只小腿怎么也支撑不起，只好在原地挣扎着打旋。这时很麻人，但也很好养，只要多抓一些蚂蚱喂它，它是很听话的。训了一段时间后一听到你的哨声，它便会蹦蹦跳跳过来。有时我们也会瞅着家长不注意去河边甚或是水库洗澡，这可是家长的大忌，如果知道了那自然是放不过的事情，有时也会带来皮肉之苦，但有时也会这样，往往被惩罚的眼泪未干，在别的小朋友们唆使引诱下，又没脑子跟着别人去了河边或是水库，尽管这次是没有下水，但家长还是一样的对待。

冬天常常是小朋友们集中在河边滑冰的时候，没有冰车的打“多啦”，城里人叫它是冰猴。如果河面没有冻好，不能支撑滑冰，就在巷间滚铁环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系着屁股褙，戴着日式棉帽子，在胡同里跑着滚上一段铁环，小脸红扑扑的，回家与母亲要了地瓜握在手里，吃得真香……

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度过。这种日子不是总有，转眼到了1960年，也就是那个饿死人的年代。

那真是一个要命的时代，地里粮食没有了，蔬菜也没有了；家里的粮食没有了，家里的蔬菜也没有了。人总是要活着的，结果上山挖野菜，荠荠菜是好一点儿的，它可以拿回家不用怎么处理就可以和着不多的玉米面、地瓜面做成窝窝头；那颗子叶与毛略菜就不那么简单，挖回来后还要用水先烫煮一番，然后再搓洗一番，免得吃起来很苦。那么多人上山，山上的野菜也很快挖完了，许多人想到了树。山东那地方没有榆树，如果有榆树还可以吃榆树皮、撸榆树钱儿。但山东的刺槐很多，刺槐在夏天开了很多花，山坡上山沟里到处都是，微风吹来，一阵甜香，大家像蜜蜂一样拥去撸刺槐树花，很快低矮处就给撸光了，高处够不着，就将几个细长木棍子绑在了一起，顶端的一边再绑上铁丝钩，这样就可以将高处槐花够了下来。开始吃槐花还满清香可口的，可吃多了发现人人都得了“大肚子脾”，麻秆一样的腿支撑着硕大的一个肚子，风一刮便栽倒在地上了。在那个年代我便被刮倒好多次，有时刮倒后也会像树叶一样在地上又随风滚动着。因此现在人说多吃山野菜可健康可长寿，可我们吃了那么多种，吃了那么多量的野菜，照样该得病得病，该早死还是一样早死，这只不过是现代人吃饱了饭后的一些幻想，或是愚人的一种说教。

几天下来槐树花也没有地方弄得，就想到了地里或是家里的地瓜蔓子或是花生蔓子、花生壳之类的东西。真是穷则思变。那么长的蔓子如何能够咽下去，就想到了用铡刀将其铡短，然后再用自家的磨磨碎，磨不碎的便上碾子轧，将大块轧成小块，小块变成粉末状。那时山东老家每家每户都有自家的石磨，几户拥有一个石碾子。为了能及时碾轧自家的地瓜蔓子或是花生蔓子、花生壳之类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往往用碾子是要排队的或是半夜三更在那里耗着，前一家用完了，像接力一般第二家马上又用上了，每天夜里都是这样的光景。人的肠胃毕竟不是牲口的肠胃，结果吃了进去，却排泄不下来，排泄不下来，就涨肚子。大家又一通涌进了医院，让大夫给治，结果大夫少，最终还是自家问题自己解决。自家人员的互相照顾既给自己解决了很多苦恼，也给大夫省了不少事。

艰难的生活总也还是有头儿的。后来就不怎么吃地瓜蔓或是花生壳，人们吃上了地瓜、玉米面，后来竟吃到了小麦面，菜里也开始有一些油花，再后来过年过节竟然一顿饭全然是馒头或是饺子。父母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大家高兴着自满着。我也该上学了。

我大概是在六岁那年上的学。文化大革命时我已是四年级的学生了。刚上学时妈妈给缝了一个布书包，里边装着语文与算术，还有一个小石板——一个可以写无数次的烧制泥石板。现在看来那真正是一个绿色环保用

具，每天带一块约二寸的石笔（石笔用什么材料做成的，至今我都不知道，好像是化石一类东西，但我敢保证那不是化石），作为向石板上写字做算术的笔。石板面积约  $15 \times 10 \text{cm}^2$ ，课堂上的练习与家庭作业全都在上面写。写对了，老师用红粉笔，稍微来一个对号，是作为对自己的鼓劲儿。然后自己将石板上的内容擦掉再重新写字或重新算算术。反反复复，整个小学作业都在上面进行。

上学除了背上书包外，还要带上一个圃坛。那是一个用苞米叶先做成的辫子，然后按一个方向围拢成的，高约  $3 \sim 5 \text{cm}$ ，面积约为  $30 \text{cm}^2$  的一个圆。如果小了它不能容纳下一个小孩的屁股，大了它将占其他小朋友的地盘，因此不大不小正是这样的一个尺寸。早晨七点多一点儿，邻近家的几个小朋友在院门前招呼一声，便不约而同一起走出来，不用父母也不用其他人接送，走时只有妈妈的一句话——“要听老师的话”。

教我一年级的老师叫孙胜全，听说他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人三十岁左右，但头发上有一块像铜钱一样大小的白灰，刚开始我想他是装修房子不慎将白灰抹在了头上，由于时间紧又没有来得及洗掉，但后来这块白始终留在了他的头上。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头上一撮白发。

孙老师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教室，当我们到教室时，他总是已经坐在了前面他的办公桌旁，在看着我们。在冬天里他也总是将炉子点着，等我们到了，炉火已正旺。有几次我看到他都被炉烟给熏出了泪，好笑但又不敢笑，只好悄悄将脸转向了别处或跟别的同学做一个鬼脸。孙老师冬天里也只穿一件没衬衣的短棉袄，冻红的双手有时也插在衣兜里。他什么都会，教我们唱歌，教我们画画，暑天里领我们去东沙河里洗澡，那实在是件我们盼望的事情。我们下午的课间活动时，他有时也带一些小书给我们，那也是我们最享受的时刻，每次看书时间却不那么多，好像不一会儿老师就将书收了回去。

与我们同时上一年级的还有一个班，那个班的老师是个女的，她叫刘玉英，典型的大长辫、圆脸、胖乎乎。在她们班总能听到歌声，她也总是教一些我们班没有唱的歌。这使我很羡慕。虽然她没有教过我，但我总觉得很怕她。据说，她惩戒学生时总是用小教鞭，或是扯同学前额的头发，同学挨了揍，还不能哭。不但我害怕她，听说她们班的学生也害怕她。那时我们两个班级进行各种比赛，大部分都是她们班得第一。

教室是以前地主家用过的一个地方，解放了充了公。面积不大，但房屋相连，就像老北京的四合院，小灰瓦，纵向摆布，房头也都有些像小狮子一样的装饰物。屋里横梁却是很粗，也有许多道。我们的活动场所也就

是原来的地主家的院子。每天上课时我们盘坐在教室里，好像田里的苗，横看成排竖成伍。哨声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老师的话语是我们的阳光雨露，奖励的小石笔与小红花是我们学习的动力。向老师告状也是我们上小学的一个部分。在二年级时我曾由于算术比别人算得快而获得过一个动画的图案。其实那是一个双层的小女孩儿吹喇叭的一个头像，表层是一个吹喇叭的头像，背面一层的下边加进了一个可以拉动的拉条，当你拉动拉条时，表层头像就会做出讲话的样子来，甚是可爱。作为奖励，母亲特为我煮了一个鸡蛋。

鸡蛋并没有白吃，这更加激起了我对学习的热情。每天早起便是“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人手耳目”背诵着，随着学习内容增加，后来又增加了什么“开幕、打锣、敲鼓、演戏”之类的东西。每个学期也都能从第一课背到最后学到的一课。这越发得到老师的表扬。在二年级下半年我竟然成了班级的体育委员。我是高兴了，但母亲也再没有给过一个像样儿的奖励，她觉得那都是些平常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她觉得字写得好、算术算得快那是学生应该做到的事情。

日子就是这样顺顺利利地过着，没有一丝忧虑，没有更多奢求，似总是这样更好。但到了四年级的一天，高年级同学突然闯进了我们教室，告诉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上课了，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家与母亲讲，母亲以为我是胡说，说学生不学习干啥？吃了晚饭照样搬了小吃饭桌让我们写作业。那天晚上我们家头一次来电，电灯照得墙真白。以前都是煤油灯写作业，影影绰绰。那一晚上是在电灯下，也没了作业，为了服从母亲，还是装样子将书本拿了出來，读道：“二小的爸爸不识字，村里办了夜校，二小让……”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来通知的高年级同学也说不清。后来在实际中我知道，文化大革命就是给老师写大字报，就是批斗老师，再后来也批校长，再后来便是批村里的地主、富农，还有反动派、坏分子、右派等。学校的院墙贴满了大小字报。知道了老师各种家底，原来老师都是地主与反动派的孝子贤孙，还是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这吓了我一跳。那老校长，个头儿不高，也被学生架着双手推着上了讲台，讲些不明不白的话语；更倒霉的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不但被我们批，也被村里的群众组织批。有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年纪大了，在台上站不稳，革命群众就说他是装蒜，结果是一顿被打后，还是哆嗦着站着，最终还是倒下了，接着更是一顿暴打，但再打也站不起来。就只好倒在台上批，上台批的人最后都是一句话，如果某某不老实，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后来，造反与批斗的学生在自己村待不下了，就要串联，到外村、到公社、到县城省城，出身条件好的贫下中农最好是雇农子女，还可以串联上北京，真个是胡闹的年代。

浑浑噩噩，懵懵懂懂，潦潦草草，混混蛋蛋，就这样过了两三年。